

刘欢走了

那串冰糖葫芦还在

□童可

提起《冰糖葫芦》，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，都是冯晓泉演唱的那句家喻户晓的“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”。这首1997年央视春晚的合唱金曲，传唱近三十年，早已成为国民记忆里的老歌。可在老一辈观众的专属青春记忆里，还有另一首同名、更早、却几乎湮没在时光里的经典——1989年北京电视台春晚，刘欢演唱的《冰糖葫芦》。

这是一首被岁月尘封的晚会佚作，由诗人陈云其作词、音乐人莎光谱曲，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京味文艺最动人的留白。它与大众熟知的冯晓泉版《冰糖葫芦》，歌名相同，却是两首完全独立、意境迥异的作品，写的是两种景况，两段岁月。

如果说冯晓泉的《冰糖葫芦》，是唱给芸芸众生的人生感悟，酸甜交织，象征着幸福与团圆，透着寻常烟火气；那刘欢这首绝版老歌，便是写给老北京胡同的怀旧挽歌，热情洋溢，满是回望。陈云其褪去了自己擅长的海疆军旅笔触，落笔市井烟火，以一枚小小的冰糖葫芦为意象，串起一代人的胡同童年、市井亲热。

“总让您忘不了，穿着开裆裤小时候，冰糖的葫芦。”质朴直白的歌词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有最纯粹的童年剪影。老北京的老字号、爷爷奶奶的模样、街坊邻里的嬉笑，都浓缩在一串红果薄糖的糖葫芦里。寥寥数语，就把冬日胡同的烟火年味、儿时无忧无虑的时光，缓缓铺展开来。

莎光在作曲中不断反复的“忘不了”和“冰糖葫芦”的吆喝声，经刘欢热情投入的演唱，把春晚现场气氛和电视机前观众的情绪一下子拉了起来。一声冰糖葫芦的吆喝，回响的是小巷里弄对生活的热爱与盼头。

那时的春晚没有舞台炫技，作品和演出贴近老百姓，质朴而亲切！那时的刘欢26岁，风华正茂，音乐裹风，凉味十足。

这场1989年北京电视台春节大联欢，也藏着陈云其与莎光谱曲联手打造的另一首姊妹佚作——由李娜演唱的《嗑瓜子》。一甜一暖，一忆童年、一叙乡情，两首作品互为呼应，成为当年晚会最别致的市井双曲。《冰糖葫芦》回望童年旧时光，情感隽永；《嗑瓜子》描摹过年合家团圆，韵味香甜。

一曲糖葫芦，藏着胡同童年；一碟瓜子香，盛满邻里和睦。两首作品皆是专为晚会创作的一次性演播作品，从未正式发行唱片、未曾收录出版，仅靠当年电视直播留存，原版录像稀缺、音乐资料库鲜有收录。正因如此，它们躲过了大众的耳朵，成为专属老观众的独家记忆，是上世纪80年代北京台春晚最珍贵的“遗珠之作”。

时光流转，37年匆匆而过。冯晓泉版的《冰糖葫芦》依旧响彻大街小巷，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。而刘欢演唱、陈云其作词、莎光谱曲的这首绝版《冰糖葫芦》，渐渐被时光尘封，湮没在海量的晚会金曲之中。

它没有广为流传的热度，没有随处可寻的音源，却牢牢镌刻在一代人的记忆深处。每当熟悉的旋律隐约浮现，一串红彤彤的冰糖葫芦、一条热闹的北京胡同、一段纯粹热烈的旧日年华，便缓缓涌上心头。

岁月有声，老歌留痕。这首萦绕在1989年北京台春晚里由刘欢演唱的《冰糖葫芦》，是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情回响，是市井烟火里的岁月深情，更是被时光珍藏、从不褪色的绝版春晚记忆。



一片月色寄刘欢

□管溪鹤

我与刘欢，同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。

9月25日恰逢中秋，他悄然离去；9月26日，其深耕执教数十年的高校正式发布讣告，消息传遍网络。初见相关推送，我仍以为是网上流传的谣言，心存侥幸、不愿相信，反复核对多方消息，才不得不面对这份残酷的事实。盯着屏幕，我久久默然，万千感慨无从安放。

若要选一首他的代表作来映照他的一生，那便是广为流传的《弯弯的月亮》。

他这一生，恰似夜空那一弯清月，不刺眼、不张扬，一身皎洁澄澈，静静悬在时代的夜空，默默照亮一代人的岁月，照亮华语乐坛，也照亮无数后辈前行的路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卡拉OK日渐盛行。这首《弯弯的月亮》，也成了我们这一代漂泊异乡的人心中的乡愁曲。旁人听歌只觉曲调舒缓好听，唯有漂泊异乡的人，亲口唱过，体味过才懂，这首歌看似轻柔，实则极难驾驭。尤其是那句拔地而起的高音“啊——故乡的月亮”，紧接着绵长空灵的“呜——”哼鸣，真假声无痕转换，气息绵长如流水，是整首歌的灵魂，也是最难复刻的经典唱段。

无数次朋友相聚，我们试着翻唱，每每到这段唱腔，大多数人要么破音走调，要么用力嘶吼草草收尾。唯有刘欢的版本，干净、通透、清辉内敛，像静夜月色铺洒人间，不急不躁，却直抵人心最深的乡愁与柔软。

歌声如人，人亦如歌。世人熟知的刘欢，是唱得出《好汉歌》的豪迈坦荡，也唱

得出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的铁血担当的歌者。他能扛得起时代的磅礴大气，亦守得住月色般的柔软深情。在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中，《弯弯的月亮》最能照见他的精神底色：外表沉静内敛，心底澄澈皎洁，从不争辉，却自带光芒。

舞台之上，他家喻户晓、万众瞩目；舞台之外，他半生淡泊自持。他始终认定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，三尺讲台深耕三十余年，潜心传道授业，润物无声。在流量喧嚣、浮华逐利的乐坛，他甘于沉静，甘于朴素，默默深耕音乐、扶持新人，设立原创音乐公益金，真心实意为后辈铺路搭桥。

他就像夜空那弯月亮，从不与繁星争艳，却长久高悬，静静发光，默默照亮别人的前路。他这一生，如月般清澈，如月般清白，走得也如月色般从容。来时携一路清辉，去时留满世温柔。遵照生前遗愿，不设灵堂，不办仪式，如月色悄然隐去，安静告别。

天穹之上，那轮清月虽已过了最圆满的时刻，却愈发澄澈清明。月色依旧温柔，晚风依旧清凉，只是世间再也没有那位唱尽月色乡愁的歌者。

遥远的夜空，弯弯的月亮依旧高悬。

“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弯的忧伤，穿透了我的胸膛。”

今夜再听此曲，这份忧伤，也化作我心底一份真切的遗憾。月光遍洒人间，人间再无刘欢。

歌声不息，月色长存。刘欢老师，愿您此去，月色相伴，一路安然。

